

生/活/随/笔

## 新年的雨



冷月

新年没过几天，窗外便飘起了细细密密的雨丝。这是2025年的第一场雨。早晨，我躺在床上，雨滴轻敲着窗棂，发出细碎而悦耳的呢喃，轻轻地将我唤醒，为周末的早晨增添了几分静谧与慵懒。这是一场不期而至的雨，它带着一种特别的温柔，仿佛是天空对大地最深情的新年祝辞。躺在温暖的被窝里，我想象着这细雨，她轻盈的身姿飘到了哪里，她看到了些什么，她听到了些什么，她的心情又如何。

站在窗前，望着小区里沐浴新雨的树木。此刻，冬的萧索还占领着眼前的庭院，薄薄的雨雾中，槐树枯瘦的枝条高举着坚硬的臂膊。它像鲁迅先生《秋夜》里的枣树，默默的、铁似的直指着天空。天空灰蒙蒙的，没有闪亮的晨星，似乎有些怯懦。橡树顶着终年不变的粗大肥厚的叶片，没心没肺地站在雨中。没有新芽，也没有老去，他用强健的身躯抵抗着冷雨寒风。他才不管自己的邻居呢。那棵小小的紫薇，先前粉红的笑脸早已不见踪影，瑟缩着，显得楚楚可怜。我很感谢她！要知道，她一直坚守在我的窗前，春秋两季，每天拉开窗帘，她都最先用美丽的笑脸迎接我，仿佛一位温柔而忠贞的少女，轻启朱唇，莞尔一笑，轻声说：“早安！新的一天祝你愉快！”带着她殷勤的问候，我开启了崭新的一天。虽然现在她的花儿谢了，但是，她依然可爱，因为她的心中装着美丽的憧憬。再等两三个月，她的春天又会到来。

小区里十分安静，竟没有鸟鸣，往日里叽叽喳喳的小鸟们此刻去了哪里？它们去避雨了吗？它们的巢穴可暖和？在这样的数九寒天，它们会不会挨饿受冻？还有小区里那几只流

浪猫，此刻它们又在哪里？它们平时就把家安在灌木丛里，下雨天它们的家早被淋湿了吧？我不禁为它们担忧起来。

撑着伞下楼来，小区里的花草仿佛都被洗过，叶片油亮油亮的，焕然一新。没有几个人出门，墙外的街道朦胧而静谧。走到那几只小猫所住的灌木丛边，我惊奇地发现一把透明的塑料伞像一朵纯洁的花开在灌木丛上。有人为小猫们撑起了一片晴空。我探着身子向伞下张望，猫窝里一个小家伙也不在，不知道它们去哪儿了。

漫步雨中，调皮的雨丝在我的伞上跳着轻盈的舞蹈。微风轻拂着我的脸庞，带着深深的寒意，也带着新年的气息。在静谧的雨中，我的思绪也随雨丝飘扬。雨中的乡村应该显得更加宁静。田野里，雨滴抚摸着嫩绿的麦苗，发出沙沙的轻响，仿佛大地母亲在给孩子低声吟唱：“不要怕呀，不要怕呀，我的孩子，春天就要来到。”远处的小山、大树、房子都被雨雾笼罩着，若隐若现，活脱脱一幅幽雅的水墨画。村子里，家家户户，一派过年景象，新杀的年猪挂在厨房的竹竿上，腊肉和香肠已被柴烟熏得金黄。家的温馨，新年的温暖，生活的富足，喜悦的心情，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。

我站在雨中，心中充满了对崭新的一年憧憬与期待。新年的雨，是上天赐予我们最美好的祝福。新年的雨，有着别样的味道，它洗去了旧年的尘埃，带来了新年的清新与和美。我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那是新年的独特香气，是春天逐渐走近的脚步声，是我们心中升腾的美好希望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诗/绪/纷/飞

## 旧年的雪 (外一首)



郑劲松

童年的年，是雪性的  
南方的雪，是童话的

一直没化，一直在记忆的屋檐上  
飘着的，是旧年的雪

那是天上写来的信  
是开在空中的花

雪花开，  
南方山村的年关就应声而开  
其他的花卉，是跟着雪走来的姐妹

那是唯一在指尖消失而流进内心的花瓣  
腊月很冷，雪却在山间燃烧  
温暖而柔情

那时，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  
我在雪地上留下一行脚印  
那是此生第一行最干净的诗

## 玻璃冰

对玻璃的认知，来自童年的冰  
“多年以后，面对故乡的山地  
想起多年以前爷爷带我去田里  
见识薄冰的早晨”

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“百年孤独”  
长篇的第一句，总是从透明的玻璃写起

“小心划伤手，那是玻璃”

不，那是童年的魔法玩具

划破的不是手指，而是透明的梦境

多么美好的时刻啊

我举着一面玻璃的旗帜跑过田埂

连风，都被划成一块一块的碎花布

锋利的冰，割开了山村的清贫岁月

小黄狗在身后幸福地追着

追得藏身的太阳，从山脊上露出笑脸

山涧里传来叮叮咚咚，欢快的脚步声

(作者单位：西南大学博物馆)

## 春天短歌 (两首)



施迎合

## 望春

不愿抱着幻想痴情等待  
更不愿与寂寞长相厮守  
僵硬的鸟翼渴望轻盈地飞  
冰冻的小溪企盼欢畅的淌  
眺望

春天不会距我们太远

冬雾散后天空终要回归晴朗

采来阳光照耀潮湿的瞳仁

看唱着奔来的春美丽芬芳

## 色彩

像一片片流动的彩云  
飘在城市初春的怀中  
似一簇簇盛开的鲜花  
美在颗颗发亮的眼瞳  
脱掉了臃肿的冬衣

春天，使季节显得轻松

信手翻动每一页日历

都有缤纷的色彩

装扮着岁岁年轻的生活

(作者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)

乡/村/故/事

## 母亲的年粑



唐安永

从记事起，淳朴的乡民怀揣着对年的期盼，抢在腊八节前忙完农事。腊八一过，大家纷纷为置办年货忙碌起来。我的母亲也不例外，在她筹备的众多年货里，最让我嘴馋的要数她手做的年粑。她那年粑蘸红薯麻糖，是过年餐桌上的一道人见人夸的佳肴。

在食不果腹的年月，平日里是很难吃上年粑的。只有在隆重的春节里，才能享受这难得的美食。乡民们对年粑有很多称呼：白米粑、白花粑、还有印子糕。

无论是丰年，还是荒年，我的母亲都会从有限的口粮里挤出些大米来制作年粑。

母亲制作年粑一般选在小年这天。记忆中，母亲早起床，从米缸里小心翼翼地舀出黏米和适量的糯米，然后独自来到石磨前，将米粒缓缓地放入石磨的下料孔，富有节奏地推着沉重的石磨，一来二去，经过石磨反复的咬合，直到米粒变成细细的粉末。母亲再用极细的筛子对粉末进行筛选，然后才叫醒熟睡中的父亲。父亲起身穿衣，随即投入到年粑的制作中。

发酵是制作年粑至关重要的一步。母亲用烧至四成热的山泉水一边倒入米粉中，一边用手不停地搅拌，并放入适量的发酵粉。随后，母亲将米粉和发酵粉融合的米团子交给父亲，吩咐父亲全力揉搓，直至面团富有黏性，表面光滑。此时，母亲将光滑的米团切成若干小块，再逐一揉捏，像变戏法一般，一个个白胖胖、厚墩墩的年粑尽显眼前。

为增添节日的喜庆，母亲还在年粑的表面涂上红点，画上简洁的图案，我好奇地问：“妈妈，为何要在年粑上画图？”母亲笑着说：“画这些图案，预示着来年好运、五谷丰登、吉祥安康。”

年粑上蒸笼，母亲都会叫上我和妹妹打下手，我们将盛放

在簸箕里宛若饼状的年粑一个一个地递给站在蒸笼旁的母亲，她接过年粑，逐一放入蒸笼，并吩咐父亲多加柴火。用猛火蒸熟的年粑，才不失原味，香味十足。

一旁的我们围着灶台转悠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冒着热气的蒸笼，一边央求父亲添柴火，一边拉着母亲的围裙哼唧。不耐烦的母亲，重重地甩出一句：“一边去玩，蒸好了喊你们。”

“开笼了！”母亲银铃般的声音打断了正在游戏的我们，大家齐刷刷地飞奔到蒸笼旁。揭开蒸笼盖那一刹那，透过腾腾升起的热气，一个个造型别致、晶莹剔透的年粑直逼味蕾，让人垂涎欲滴。母亲一边安抚我们别急，管吃好吃饱，一边将蒸笼里的年粑递给我们。

刚出笼的年粑滚烫耐嚼，在我们手中不停地翻转，迫不及待地我们将年粑送进嘴里，来不及细细品味的我们，囫圇吞下，时不时还能感受到年粑在胃里的灼热。

此时，母亲叫停父亲手中的活儿，并吩咐父亲，将刚出笼的年粑趁热送与左邻右舍，让大家一起感受香甜软糯的年粑，还有浓浓的年味儿。

母亲是乡亲公认的“美食家”。她对年粑的吃法颇有创意，或煮、或炒、或烤、或直接蘸糖吃。我喜欢母亲将年粑切成薄片，与腊肉混炒，再加上鲜嫩的蒜苗，咸香交织，回味无穷；更喜欢母亲将年粑切成条状、块状、三角形等，放入油锅煎炸，直到颜色变成焦黄色，然后蘸上融化的红薯麻糖，轻轻咬上一口，外酥里糯，香甜可口。

母亲那软糯香甜的年粑，不仅甜了我的味蕾，还温暖了我的童年。

(作者系奉节县作协会员)

## 轨道交通，眷顾赶路的人



黄愷新

重庆的早晚，总是不停地膨胀  
环卫工来不及清扫大街小巷的匆忙  
皮鞋高跟鞋旅游鞋解放鞋  
在分流和转乘中，将时间踩响

公交专用车道，老是被占

喇叭忍着性子，担心噪音添堵

私家车穿戴蜗牛盛装，缓慢爬行

座位总是空着，脸色苍白

公交站台伸长的脖子

将城市的胃逐渐撑大

车流信息，一脸无奈

无法安慰忙于赶路的人

忙于赶路的人，最怕城市醒来

索性将瞌睡留在床上，尽早出门

还是轨道交通好，将自己的主张

交给每一个忙着赶路的人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